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六

南華真經

13  
1406  
6



187  
1406  
6



**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  
為帝王者皆

**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  
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  
故內篇止此

**內篇總論**

**南華一經其言也淵激**  
號跌若乎諸子之表者不可  
絕舉求而內篇之奧窮神盡化  
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典易  
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  
帝王者豐道之要在反求諸已  
無遺非然然後外觀萬物理无  
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恭  
生之主得矣恭生所以善已應

應帝王

南華真經三注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六

內篇應帝王第七

**林鬲齋云**老子言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

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

**陸方壺云**莊生論道至太宗師至矣盡  
如此矣其言應帝王何老子不云乎道之精以  
治身緒餘以為國家主宜以為天下自古神聖  
真人未有外天下以成身者故上六篇千言  
萬語不離自己身性此乃以治天下終焉特其  
所為天下治者非如後世帝王尊居南面設禮  
樂刑政對紀綱法度斗衡為爭端符璽為亂首  
擾攘傲傲以天下為事只是無為而無不為之  
意耳故經式義度聖人以為欺德嚮疾物微明  
王以為昏復立於非人之境遊於無侔有之鄉

南華真經三注

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太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欽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即王篇而不泥離七篇而昭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善者於內篇而潛心体察之斯可以過半矣

○齧齧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化貨萬物而不恃功蓋天下而非已游心于淡合氣于冥如以與而天下治此太氏之所以為有虞也雖然無為者可以無所不為無所不為者而卒歸於無為謂明王之治天下為治天下非也亦虛其心而已杜德挽心平而杜非心也善者挽心乎而善非心也衡氣挽心乎而衡非心也心在無非無在有非有在無間非有無間虛而委蛇不知誰任不唯杜机不動并挽亦無矣所謂未始出吾宇是也故有相不若無相有机不若無机有遇不若無遇有德不若無德渾沌之善待儻忽之報德雖無窳之形而有窳之意以其無形而鑿之反并其有意而去之此渾沌之所以成也渾沌死而善與德均忘之矣心生者不生心死者不死成者德之至而無為之道也惟無為而後可以無不為以應帝王之說也

夫有虞之舟泰氏皆世道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詭名之未嘗名俾勝負之有故乘辭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為為是入所惡為非入者以是非為或也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淨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為馬為牛則莫其入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淫故無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知子知子之所不知知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

齧齧節

齧齧節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要平声

林肅齋云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

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止是公之類不必致辯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

不知夫物之迹同是者止于所  
不知乃真不知而休之者也有  
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泰  
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  
定有虞氏之迹猶藏仁以要人  
而人從之固淫人矣然以仁為  
藏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  
非之是未始出于非人有人有  
非人禁然敬亂矣泰氏其則徐  
徐其竟于于以已為馬牛莫之  
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  
而不偽惡知其不亡之為否而  
入于非人平則王兒觀之則有  
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  
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  
迹也故得其所以迹者辨心佈  
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於今方悟也而  
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  
結也以仁而結入之心亦可以得入不出於如  
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  
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  
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美筆奇異處其臥徐徐  
安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已為馬或以已為  
牛皆置之不問言聽入誰作也其所知皆實理  
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

稽註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  
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應物使  
聰者為之聰明者為之視智者  
為之謀勇為之擇吾則端拱  
而致元為之治豈不備哉道合  
乎天而人履之此應帝王之第  
一義也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  
人心固亦得人矣然從出于人  
為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  
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  
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以一  
已為馬或以一已為牛初死定  
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  
真不知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  
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  
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又生

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  
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  
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

王意正在此

陸方壺云齧缺四問即前齊物  
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乃人之知  
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以為最先故大道忌之  
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  
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  
仁以要人雖得入矣而未始出于非人非人則  
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  
則徐徐其覺于于徐徐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  
以已為馬牛者從入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  
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情信  
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  
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出未始入字

**集註** 藏仁懷仁心以結入也。一作藏善也。徐云安穩貌于子無知貌。簡文云皆寐之狀也。

○肩吾節

**郭註** 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无事。

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曹不加此二虫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表一云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昧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美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大率皆寓言也有虞氏懷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入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知有虞氏懷仁以要入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出未始入字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入就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魯二蟲之無知林慮齋云有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已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入者化入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

度入經式象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孰敢  
 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  
 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  
 而使蚤虫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  
 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  
 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蓋此  
 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  
 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  
 吾儒鳥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重鑿言有

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  
 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謂鳥鼠也

神丘猶曰神臯也

陸方壺云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

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入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讓道自已者接輿却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言太率本之老子蓋太道之世人皆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治之外者抑文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

若為置簡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不雖則不  
 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  
 故此但為治外若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  
 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以便有矧  
 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  
 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鳥鼠  
 而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  
 治乎○李衷一云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篆之  
 度皆所以正入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  
 海必溺鑿河難成蚤負山則不勝在以欺德而  
 治天下亦猶以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  
 毋以正入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斷然盡  
 其性命之餘事而已矣性命之餘事我無為而  
 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鳥鼠不待教况民之  
 有知鳥鼠不如二虫而必作為  
 經式篆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天根一節

問為天下則非造於太虛  
 止於玄宜也造造化者為人則  
 任心之自為舉動群稀之謂耳  
 無群稀馳方物故能出處常通  
 故予自淨之場不洽而自洽也  
 造心于淡任其性而无所飾也  
 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  
 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  
 生公也心散蓋之私也容私果  
 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音了  
 音詰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  
 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壖琅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林庸齋云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

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

無名人則體道者也。修道者無所欣厭。此云欣厭。與人同也。欣則去。造物者為入厭。則棄亦。遊之為出。亦極之外。神則彼其為入。存亡在己。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伸昂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於淡至無。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耿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垠之野。皆言太虛無盡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

傳註。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帶漱。輕虛狀壙垠。猶壙蕩也。帛法也。崔本作為。

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空虛為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陸方壺云。豫者無心而順道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達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



陽子一節

智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李道不勸，則未能自損以為道者也。

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豈行仁義可得謂之無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李袁一云：「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為人與，允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取出六虛，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仰有處，曠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悟，故又明言以示之。游心者，汎然自滯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以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曰：天下治，蓋無意于為天下，而為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休其心。供百工以短長，有無奪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休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左備同言，巧力為人所備，也有功弗養，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于無有故也。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由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林肅齋云：有入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說。梅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

曰晉易技係勞形休心言此功夫容身不<sub>レ</sub>得<sub>レ</sub>不足<sub>レ</sub>以此<sub>レ</sub>聖王也虎豹徠徂皆以文章技係勞其身非涉虛以御乎无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滯矣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來而莫知特賴於明主雖有蓋天于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物皆自以為得而喜也立平不

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勸可以比明王。不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晉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在更也。晉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晉易則勞其形。技係則休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晉易技係而已。休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聚合徠徂狗能執狸與徠徂之便捷可觀皆

測者居變化之途。凡新而無方也。遊于無有者與萬物為射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造物不暇。伊暇遊虛哉。

集註 晉刑徒易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晉後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休心。

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駁之之辭也。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自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伊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于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反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此二字平反雖殊而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即民無得而稱焉之。

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游於無有莊子之文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陸方壺云嚮疾者敏于向道強梁者勇于行道物傲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疎通明達可其明王乎此猶及也胥後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專事技者干技係者胥肆首功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造其造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依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以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造其造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造其造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此于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

○鄭有一節

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萬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游于無倚有之繩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李袁一云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于行道物傲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疎通明達學道不勤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可比明王乎此及也胥刑徒役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虎豹依狗之來甲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功不居化貸不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乎不測游于無有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乘而走。不喜自聞。效也。無雄矣。卯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尤其一。方以心信于世故可泐而想之。前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渾灰均于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舟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知也。今李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或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委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札不筮曰杜權亦札也。今乃自查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

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故謂之將。以也天壤之中。既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循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稟載。則天札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札發於踵常在壺上起也。發而善于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壺。浩然泊心而玄同。萬左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雖流之。与正觀植之。舟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畧率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治平忘為也。未始出吾宗者。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委蛇者無心而

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

隨物化也。不知誰何。茫然無所  
係也。變化弟靡。世事波流。無往  
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  
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  
此失而走。以明應帝王者。无方  
也。食水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  
無所親。唯所遇也。彫琢復朴。去  
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  
紛而封哉。動而真。不散也。一  
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白。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  
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  
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饗食。豕如  
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鯢音倪  
弟音賴

**林鬲齋云**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

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  
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  
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  
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  
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  
無迹也。此下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  
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歆人必信

**註** 既其文未既其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空虛无相莫之與匹然衆雌無雄吾悲應物居然有藏于胸中然無雄而卵是以道与世无而心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也陰回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

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以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杜權不動之動

正即不正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各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机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觀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机也三淵之象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觀相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味始止吾宗則藏于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入之心我无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

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杜閉之也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

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為其止也。因以為希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也。也。食不<sub>レ</sub><sub>レ</sub>入，則志我之<sub>レ</sub>至<sub>レ</sub>於<sub>レ</sub>事。無<sub>レ</sub>與<sub>レ</sub>親<sub>レ</sub>致<sub>レ</sub>虛<sub>レ</sub>之<sub>レ</sub>盡<sub>レ</sub>也。彫<sub>レ</sub>琢<sub>レ</sub>復<sub>レ</sub>朴，塊<sub>レ</sub>然<sub>レ</sub>徒<sub>レ</sub>立<sub>レ</sub>，統<sub>レ</sub>而<sub>レ</sub>封<sub>レ</sub>，或<sub>レ</sub>以<sub>レ</sub>是<sub>レ</sub>終<sub>レ</sub>。雖<sub>レ</sub>萬<sub>レ</sub>物<sub>レ</sub>擾<sub>レ</sub>公<sub>レ</sub>，而<sub>レ</sub>吾<sub>レ</sub>之<sub>レ</sub>封<sub>レ</sub>自<sub>レ</sub>若<sub>レ</sub>終<sub>レ</sub>莫<sub>レ</sub>之<sub>レ</sub>變<sub>レ</sub>也。

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鯢植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

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味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者，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弟音頽，弟靡者，拉拔也。波流者，奔蕩也。言其看我<sub>レ</sub>不出，但見<sub>レ</sub>拉<sub>レ</sub>拔<sub>レ</sub>奔<sub>レ</sub>蕩<sub>レ</sub>，故<sub>レ</sub>自<sub>レ</sub>失<sub>レ</sub>而走<sub>レ</sub>也。為其妻<sub>レ</sub>嬰<sub>レ</sub>代<sub>レ</sub>其<sub>レ</sub>妻<sub>レ</sub>，執<sub>レ</sub>嬰<sub>レ</sub>於<sub>レ</sub>鼎<sub>レ</sub>鼈<sub>レ</sub>之間<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出<sub>レ</sub>也。食豕如<sub>レ</sub>食<sub>レ</sub>人<sub>レ</sub>，言<sub>レ</sub>集<sub>レ</sub>神<sub>レ</sub>於<sub>レ</sub>內<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見<sub>レ</sub>其<sub>レ</sub>外<sub>レ</sub>也。於<sub>レ</sub>事<sub>レ</sub>無<sub>レ</sub>與。

范註無雄矣。躬者如參同契云：壯雞不御卵，蓋言負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及其實地。艾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无浮翳，四氣朗清，下國地土山川林木繩乎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

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陸方壺云：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俾有生意。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卵腹於雌而映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虛

德机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推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與解自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秩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与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动，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机發于至深。季感見吾善端發露之机耳。秩有不盡知者，太冲秩言太冲太冲則在杜德机善者机之間，莫有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机者，处于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即衡氣机也。鯁植鯁所盤植也。審當作審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

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修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机萌於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始見吾杜德机杜者，閉義德机即生机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以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机意，蓋壺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于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中，壺也。人之生氣出机入机皆本於机，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机。循言好機，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氣，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莫勝，太冲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太冲。即冲漠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機亦即生機。衡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衡者，可覓如此而林膚齋直以衡為平，豈以為半動半



流水之審為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蓄也鯢植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蓄之應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執是金然不動鯢植之淵以况天壤善者執雖淵水不動有鯢植其卑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衝氣執水上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冲衝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即所謂太宗師也

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冲莫勝之謂鯢植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淵者深味不測之象審者專一仇定之稱機發於踵是鯢植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來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侮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机亦無順化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頽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反執變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其有人事也返躬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封即齊物論中所謂封豨封豨尚不知有已孰知所謂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以為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

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度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温然听其言也又變而為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矣就之如可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也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

李太白表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櫛福壽夭之異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寂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異故弃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

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李太白

一云棄而走者畏其言之靈驗也味既其實實即下文所謂虛也唯陰也唯陽也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是也復命篇云受得真仙訣明中練至陽入身皆明惟一點先天之氣屬陽不得雄施安能成卵不得真陽安能成道總是其未得道之意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西氣朗清一國土地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机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昨自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辰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机發於至深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机耳犹有不盡知者太冲侯言太和太冲則在杜德机善者机之間莫有

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  
惡得而相哉故殆示以地文而  
疑其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  
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  
心之起滅見之有  
無也蓋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  
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  
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  
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  
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  
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  
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  
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  
後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  
所以自失而奔也蓋子謂見吾  
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  
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  
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

勝于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也者處  
于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  
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即衡氣也鮑  
桓鮑所盤桓也審當作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  
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為淵者  
上面雖水流下面水却停畜也鮑桓之處止水  
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畜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盡也止水  
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机是全然不動鮑桓之淵  
以况天壤善者机雖淵水不動有鮑盤桓其中  
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衡  
氣机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  
平故以為太冲衡氣之喻味始出吾宗即本  
宗師也委蛇順化自然也頽靡波流捉摸不定  
貌三年不出以下正言學其虛處反執妻愛不  
知有妻也食不食如人食不知有已也事無與  
親不知有人事也塊然無情無為之貌紛冗也  
封閉也處紛若一不知紛也以是終終身也本

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  
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  
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  
無宗弊之焉以天下為事則人  
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  
乎平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無為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  
正全然列子作不然莫勝列子  
作莫朕審列子作潘无與親列  
子作无親封哉列子作封我似  
于文表為優當後之衆雌無雄  
又矣明者言汝受訓未熟故未  
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卯也地文  
與土同也鮑魚也桓盤桓也審  
音盤回流所鍾之域也司馬云  
當作蟠聚也角從人從音類  
作弟非

於天下只虛其心而已心有滅則杜机可見心  
有生則善机可見心有半生半滅則衡机可見  
一有起念便露色相便非自宗夫惟未始出吾  
宗則虛矣不滅一念杜机自見不生一念善机  
自見不生滅一念衡机自見無動無靜無垢無  
淨與陰同德與陽同波離人入天出有入無不  
可得而知安可得而見哉得是道者在至人則  
無相在至治則無為在  
子寓言之意蓋如此  
無為名况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一節

無為名曰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空無旁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旁也游无朕任物故無迹也及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淨則不思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群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登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

林屬齋云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是主也。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暮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盡。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着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為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休矣无窮則光大之至游乎無朕則鬼神莫觀况于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于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乏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无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尽其所受于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  
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陸方壺云  
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話以又發揮正意以盡味盡之蘊無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者亦遺而無有以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眾思廣忠益大道却說自然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不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游無朕者人有為則有窮無為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及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

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灯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毀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以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之妙○李衷一云此一段正言其虛以盡其文未盡之蘊尸主也無為名尸無名也府聚也無為謀府無謀也任肩也無為事任無事也主宰也無為知主無知也皆無為無心之意有為則有窮無為則何窮之有有心則有朕無心則何朕之有故體道則盡于無窮存心則入于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即體之遊之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無窮無朕無得皆言其虛也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

○南海一節

**即**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所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歆其神之不喪也不可得已

虛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未至不有既過不留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體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儵音叔

**林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墮枝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

**集註**儵喻有象忽喻无形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合杓貌譬無為也

應帝王補遺

**集註**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及慮泰氏喻無為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以應也若夫以已出經式養度

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着泥着則為痴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口鼻雖具而未有所知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惡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說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撥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

歎以化天下之民无異猶七重  
掘而致鳥鼠是遠其高飛深穴  
之迹耳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  
知謀所由出好詭所自生雖及  
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于君民  
之際求如標技野鹿之相忘可  
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蒼以  
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  
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  
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  
為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外  
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  
國之盛衰知謀教術不越乎人  
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  
之生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  
哉結以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  
道散為物而無入有今會而  
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

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  
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  
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然也又有以  
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  
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  
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于世間故以入  
間世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于外也人師於我  
而我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  
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

以放儻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  
相忘而文化也

無窮快活次下圖外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下七  
篇篇篇結得別道遙遊之有用  
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  
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自  
鳴今問世之命也夫自是箇箇  
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粗穢儻忽  
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  
沌死者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  
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  
句結以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知

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  
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  
出自無窮快活陸方壺云上言至人能勝萬  
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  
無窮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學南海之儻北  
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  
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  
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  
故各名之曰儻曰忽土冲氣故各名之曰渾沌此箇  
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官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冥收聽逐視  
徑入虛無混谷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奈何  
故以色声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息  
故七竅開而渾沌成夫人之生也道與之數天  
與之形本體之真渾然如未彫之璞以箇渾沌  
人人有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

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固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五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之歸後兩日伯已五丈與希逸言之

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互作逐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求失真性聖賢吃緊為入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欲復歸於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生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于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肯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不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有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李衷一函道體本虛其不能虛心未及耳前念未滅後念復起東念忽至西念又生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逐妄迷真去道日遠都緣心生故心非外則不能虛也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曰儵曰忽土中氣

外篇總論

內篇會題本于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意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從駢技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于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而敷演滂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李魯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從奔慕之率失其性命之情得其道德之正所以

故曰渾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坎離不構總歸坤宮故曰遇於渾沌之地仙家所謂遇黃屋之前又云味著黃庭歸于鼎內是也曰遇曰地曰待善曰謀報德皆形容其未能無心之意渾沌之地在心之下腎之上胃之前是丹田虛空之所非有形竅可見故曰人皆有視聽飲食此獨無有無有者無竅也渾沌無衆竅故無衆嗜雖無衆嗜熹而知熹畢竟是頑土鑿破也因其無竅破其有意復歸于無所謂坎離沒也是也七日而渾沌死頑土死也渾沌既死儵忽亦化儵為報之哉莊生內篇而終之以死之一言焉呼亦玄矣人知生之為生而不知生之為死人知死之為死而不知死之為生故生者死之徒以其心生也死者生之徒以其心死也心生則不生心死則不死矣至人之死非真死也幻心死也障心死也惱心死也知心死也而其不灰乃真不灰也精不灰也真不灰也神不灰也道不灰也七篇雖多不離寂寂一字讀是書

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  
如鳥雀之無容新續而各不失  
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  
感吾將奈何遂設藏穀亡羊以  
喻伯夷盜跖各以所術為君子  
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也  
信能去迹絕高尚性無所屬反本  
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每  
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  
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  
之聰明不廢也

### 應帝王總論

者能灰心息念得其渾沌之灰又得其谷  
神之所以不歿內篇之旨豈不思過半哉  
季東一云以帝生各篇而不言古帝王何也此  
莊生微旨也以帝王言帝王即非帝王也釋氏  
所云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即非如來也故以稀  
韋伏戲顛頭求帝則稀韋伏戲顛頭而已以舜  
禹湯武求王則舜禹湯武而已不足以見帝王  
帝王非帝王有應帝王存焉無為之道是也道  
隱乎無名成乎無謀行乎無事知乎無智名以  
仁義即非仁義而無仁義名以禮樂即非禮樂  
而無禮樂帝不得無以帝王不得無以王老子  
曰上德為之而無以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仁可為也義可虧也寂寞而天下治矣故不  
言無相相妙於無相乃真相也帝妙於無帝乃  
真帝也雖然其言儻忽渾沌之帝何也帝無儻  
儻者倏往倏來之意帝無忽忽者恍有恍無之

### 駢拇一節

夫長短不為有餘短者不  
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  
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  
而此他駢枝則於象以為多故  
云侈耳而感者或云非性因故  
駢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在德有  
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  
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  
高少多所天即駢所多即贅駢  
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

### 外篇駢拇第八

意帝無渾沌渾沌者無分無別之意耳目口鼻  
可得而形相也容止威儀可得而色相也儻忽  
渾沌不可得而相也其地不見其謀不聞其遇  
無形其待無狀況死而未嘗有哉故曰儻忽渾  
沌者無相之謂也仲尼贊堯民無能名其稱舜  
也曰無為而治莊生則以為黜削而因殺之矣  
仲尼之所謂無為無名者  
乃莊生之所謂有相者也

陸方壺云內篇七篇莊子有題身之文也其言  
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倫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  
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  
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  
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季東一云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  
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未



都善萬物之性也夫。凡物莫不  
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  
于五藏。然自一家之正。取未  
在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  
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  
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  
毫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踐。故各  
守其方。則少多无不自得。或者  
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  
而任少。是幸天下而棄之。不亦  
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身側會  
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  
藏之情。直自多方。而少者。橫  
復尚之。至淫僻而失。至當於体  
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  
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  
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  
多也。見夫所貴而矯以尚之。則

用丁句。叫出。予媿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居  
靜恬澹寂。實無為。而道德之  
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  
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  
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對無用之指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  
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林慮齋云**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

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  
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駢拇枝指。非出乎性。而  
德則所無也。附贅懸疣。非不出  
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  
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  
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  
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非不列于五藏也。而非道德  
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  
枝於手。皆為无用。而所謂道德  
之正者。無為以及一而已矣。

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  
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  
侈。刺也。似以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懸  
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  
後。故曰出于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  
之于外也。列于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  
自然。故曰非道之正。告子言。象外。莊子則併以  
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  
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

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牛耳六指也贅息肉依附於形故曰贅疣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多方於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衍以下文多於聰明者證之可見

○陸方虛云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瘡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懸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仰都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失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斲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者也

○是故一節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譽為貴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譽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土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樂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樂也其音辭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于樞機之口而入競辨於粉墨之盟則揚墨及此群言之主也此數字皆師其本性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正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也自此以下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尾結繩窟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救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

觀之至。即見矣。以我正。合乃謂。各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我為駢。以短正。反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唯慚。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不為跛。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是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林屬齋云**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

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示

吳一

增補南華經三註

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寬定。猶言脩政也。脩政。其言句。以為辯。故曰鼠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救勞也。跬音企。踳。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救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

曰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印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于已不為有餘也權衡則取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為之太過以收各聲則天下相鼓拙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會史所以枝于仁也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瓦貫辨比而累之繩貫條直而拘之句所以通其韻而鼠藏之心貴乎虛而遊于堅白同異之間散行畦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揚墨所以駢于辨也凡此皆非天下

為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正正者猶言自然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谷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歧雖長而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盡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歧起也有所歧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着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

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意同嘆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嘆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身孔孟而止。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說悔之數。○陸方壺云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滂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盡窮。宜昏然何音可審。伊色可辨。是以善体道者。還吾視收吾聽。喪其耳亡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

侯 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  
異有步見秋毫之末擢德選取  
好名目也塞性救塞其性之自  
然也曾史曾參史鮪也繫尾結  
絕言聚无用之語如尾之繫如  
絕之結也鼠如黠鼠之鼠猶其  
文句也救疲也跬半步也言辨  
者之勞如疲救之人半步而行  
也

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  
知離朱師曠遠足暗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干  
仁首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  
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泉者而塞其性之  
流者以此收束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琴  
簧曰是人也為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  
及也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  
枝於仁者非與而曾史是已曾史註魯曰參史  
曰鮪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  
駢于辨者滑稽如累瓦佞屈如結繩鼠句於古  
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遊心于堅白同異之  
間而求以自異故跬即參同契所謂散髮腐齒  
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  
駢于辨者非乎而楊墨是已凡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而非天下至正之道也至正則道德是已  
此篇所論乃莊子上德不德之說豈儒者讀之  
殊覺刺眼於此勸過許汝林過上頭問也今之  
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

且夫一節

郭註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  
徑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  
者迫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  
之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  
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  
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  
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跛無  
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  
其不足是故鳧脰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  
鶴脰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奏則駢則枝則  
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情失矣故慎性命之  
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焉意與德同仁義其  
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  
天余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  
以異矣



無斷又啼泣之有是啼泣之憂又駢枝之故賤之也然駢者以不足于數而見憂者以有餘于數而見憂其雖是雖不有其憂一也以其為仁者以高且而憂世人不行仁者以律余以發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為自造其造矣不能自造其造者非作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太道既隆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謂大也嘗大喧雜之意高且者心有憂勞不欲睥視故半開其目則見其睫蒙茸如膏故曰高且遂首高且皆謂人下字之新巧其子以前未有也以下又生一意思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

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高且。高者遠高之高也。高自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于本然也。嘗嘗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伊其嘈雜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鈞繩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

仁義繩索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鈞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正也。固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拘斂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其此之謂矣。其常然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繩直者不以規。真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屬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之兩服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

也。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拘斂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拘斂猶姬撫也。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奚同。秀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且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

自與有筆經三注

卷之六 齊魯野村

二十一

奚連注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  
德之間為其將使天下失其常  
然而顛倒生惑矣惑之太者至  
于易在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  
非小惑也仰以知其然耶自有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  
下莫不惑矣余于仁義也仰以欲  
卒有虞氏舜以匹夫居深山之  
中一事成聚二事成邑三事成  
都以至文德升聞帝命以位不  
隨寸土而有天下是非非招仁義  
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者  
者故使天下奔命于仁義是虞  
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

固泥也。纒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  
已。則固泥拘束。仰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  
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  
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  
處。但言語多過當。太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  
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惑迷  
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迷則  
失天地之性矣。偕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令人言  
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

【集註】蒿亂也。貪財曰蠶。蠶人  
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  
以為禮樂。仰愈頽也。以為仁義  
纒索也。撓亂也。

皆趨於仁義。奉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  
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呂吉甫云  
藏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  
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  
太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  
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萬目  
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決性命而襲富貴。則  
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  
則決之。而泣斃之。而帝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  
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得古。而不獎。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  
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遊于  
其間。而使天下惑和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  
以無為有。有生而靜。招仁義  
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一節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存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癡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々者哉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俯情而不知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造其迹則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癡亦靡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斤八木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癡而居形者不擾則奚徇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情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皆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雖尚去甚反冥我極若須登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林慮齋云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術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矣如禹之崩既湯武之征伐雖出于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下之弊非子欲絕其弊而反守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宜非小也伯夷然名則挾策而亡羊之譬盜跖然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一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下抑為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太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博塞讀書一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說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為之意

陳註伯夷然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然利益不勝強其骨也羊之為物群而不黨恭而有札制字者以羊殺言為善羊殺大為美誠有取也故并子以亡羊為共道之喻

焦註殺身從之曰殉男而婿婢曰緘女而婦奴曰殺塞悉代反漢書吾位壽主以善格五待詔註博塞也

也○陸方壺云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當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又以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于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性分上添一箇為善念頭是以逐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於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伏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傷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于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一哉

鄭註此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用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魯史入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欲亦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聽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齊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俾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干仁義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之行而多為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徇外以喪真故夫物無聞見也民聞見而已矣故臧者不謂其聞已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故所返視而復歸于外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于外而無見于內者也謂之淫入之淫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非吾儒然肯讀者當具另眼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林屬齋云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

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魯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各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

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  
經不過此要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  
及處這一破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大  
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個破字自得  
其得自遠其遠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  
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于外則皆為淫  
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  
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

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尔晦翁懲象山  
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  
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  
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入言而自喻不肯  
說到頭悟處盖有所懲而然非論孟二書之本  
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  
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  
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

召詳以此係彼為屬六性於仁  
向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  
乃善不化之干我而屬之於彼  
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  
任其耳自之用而不係于離曠  
乃眼也故善於自淨者忘仁

而仁謂仁者為善則損身以徇  
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自身  
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余  
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已彼  
我同於自是斯可謂善也夫經  
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  
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  
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為人而  
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善則則  
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愧道德之不為謙其復之無述  
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炊爨遺  
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况人人皆  
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已復  
禮頓也不然仲以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  
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已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  
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  
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畧乃曰請問其目此即  
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

熊註 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准  
南子作甲兒尸子曰膳俞兒和  
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云云黃  
帝時人一云齊人也

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  
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  
着力不得也先師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  
曉也上不敢為仁表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  
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  
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表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

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在莊駮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濟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精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達已此數句真道者莊子

方壺  
 元夫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声色非吾所謂感也感於其德乃感之體非謂仁義能感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

戒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感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若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道人之道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為仁義下不為淫僻則而忘矣

外篇馬蹄第九

林慮齋云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

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

馬蹄一節

陸証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皆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性故以馬設喻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開放于義臺路寢也齧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於求羈馬早捷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終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買六焉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刑

以治馬雖能各通絡絡首且  
絡足曰馬卓棧槽櫪也馬蹄曰  
極馬繩曰節夫植之就規矩與  
木之就鈎繩皆非本性是惟土  
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埴利  
削為成賦矣度之馬性亦然足  
也而世徒益之曰伯樂善治馬  
陶直善治埴木此亦然治天下  
者其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  
之善治也

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卓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饒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極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稱之  
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樂音洛  
馬音的

**林鬲齋云**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

曰駑騶各適性而足馬之真  
性非絛鞮而惡乘但无義乘  
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  
為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雖以  
及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  
走作驟求其過能之用故有  
不堪而多成焉若乃任駑騶之  
力造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公  
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  
聞任馬之性乃謂故而不乘聞  
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加於何其  
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真

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歧起者也此是下句  
處羨臺踏履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羨者養也居  
移氣食移體之地况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  
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維之籠絡也羈絡其  
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鞦後鞦也連列之  
也卓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  
列也極飾也飾鑣纓在額下故曰前有極飾之  
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  
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個





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私心不相成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闕群然並在並畜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和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可濟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朴之所以曰散也故无知无欲而民之常性淳矣安所庸焉洽哉此篇所言至德之世与戴記太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更當理會此個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發聖人治之而真性失也所以体道者復歸於嬰兒論治者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雙為仁蹠跛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過也

林肅齋云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

雙音辭 斃音別

追隨於上古以下又言聖人治天下之過斃蹠蹠字皆從足蓋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僻曲折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和樂於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朴散矣散則為器故純朴不殘之先孰為犧樽乎樞尊成而結朴殘矣白主不毀之先孰為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烟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音混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偏之矣故殘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同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于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得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朴拙無心之意又就其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陸未通也人



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朴為禮以況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瑣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技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匠之罪除矣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訖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圭不毀訖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入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

道正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昂米斲斲改定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踈跂企定而行故以喻為義澹漫道也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儀字填今遲重也頭人專一也斲斲跟跂皆用心為仁義之猶澹漫道行也摘僻多節也又須溪云摘如摘壇之摘僻如鞭僻之僻儀樽之儀當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逆者非鄭答張逸以為畫鳳尾婆娑然也梁劉杳曰此言未必安古樽髹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

罪聖人之過兩句此文結語也○陸方壺云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于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馴家而足混吾同得與一世而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歎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差歎則離性以飾素朴者無煩乎知歎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徒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仲哉殘朴為器毀至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增用句法經三注

卷之六

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夫馬一節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勞可至而群鳥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政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暎知此矣秩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秩屈折札樂懸政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衛竊害而至盜者秩民蹶跋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衛竊竊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懸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始踈跋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闔曲控扼搖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衡齊介倪闔扼之所而在而施其驚曼以詭衛竊響以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于盜人心不至于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林廣齋云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作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輶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伏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

增補南華經注

卷之六十四馬

四十二

再馬喻又進一步說馬之相提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提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詭銜自出其銜竊書偷脫其書縣政如懸物而使人跽足及之也

集註此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養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樂其態次備陶道立論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操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

馬蹄篇補遺

費計較也。與又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闡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此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政高揭而提起之意。踉跄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

而任物之化也。又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別刑。雖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之民誠實淳朴。熙々自樂。以証皇王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太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胠篋

胠篋

簡長枝大葉處。故或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陸方壺云。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提。喜怒哀樂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机事而後有机心。衡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也。月題頭之額鏡如月者。也。介倪也。倪。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闡。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驚悍驚也。曼。套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書者。偷竊其書。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礼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政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係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声音。別其等級。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礼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能若使

胠篋

胠篋

法篋總論

即註是篇以法篋命題考監前法篋也則法篋者從篋之聲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好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去知摺十折衡思後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合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仰惠乎世道之不具淳風之不復

外篇法篋第十

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執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林慮齋云天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

復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遠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

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

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

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將為一節

郭註法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篋亦開也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其緘滕固其有緘緘滕微緘之類有緘鎖鑰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而已矣然而巨盜至則劫之而趨唯恐其滕緘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者有不為太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聖人萬古一印也一旦田成其君而盜之國豈唯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蓋

緘滕固局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鑰之

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太盜積

者乎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太

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太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罔畏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

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

田成以私量貸公量入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悲以滕鑄之固平然則聖人之法遠足以為太盜之媒耳後世若操藝之金勝惠卿輩之周札皆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音窘 音決

林庸齋云

看此篇便見詩憤悱之雄處莊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朕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騰繩結也

集註朕腕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也攝結也收也有關也鑄紐也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騰繩結也

攝纏繞也。有管鑰也。鑄鎖也。世倍之知本為鼠

竊之倫。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

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

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

此喻之。○陸方壺云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

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

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

守國而為入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

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共。未足為全當之

嘗試一節

嘗試論之。世倍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向註聖人已歿太盜不起者聖人事業且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無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途則太盜息矣不以者言守故而不見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太盜不止不亦宜乎

節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殺貧臣而真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身於聖勇兼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真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微而後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表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德亡聖知則天下

之官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仰其迷而失致武夫竭唇非以寒陸而齒寒魯酒薄非以開却却而却却開聖人生非以起太盜而太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无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聞服之斯乃樂師所至賴而成其太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指擊聖人而我朴自全從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則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太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脆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却却圍聖人生而太盜起指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立夷而淵實聖人已歿則太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矣聖人不歿太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



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也非以實淵而淵實也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禁竊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乎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以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是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聖之不可禁與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

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和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耻 脛音

**林慮齋云**

脛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

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天聖人者誠能絕聖義知而反冥物極物盜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送送耳若示利器于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而自寒以下

楚朝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發矣攻魯三日魯趙俱廢酒於楚酒吏以曹酒易趙厚酒故楚國耶耶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音心亦同

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竊及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說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立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

公辭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谷與川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本也。猶曰山附於地則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因而相因也。無敵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

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為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

世備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兼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字者不能全其身而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備之所謂聖

知者不免為大盜積守取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借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嘗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况相因魯酒即卽以况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故治天下莫若格擊聖人緣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教以聖為淵而雍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五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以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成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非竊之語故竊者誅竊

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他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因以段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箕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滕高錡可謂固矣然而龍逢斬而比干誅長弘施而子胥廢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忠盡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名而齊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唯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盜劫矣故昭常身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燕之勇者也是善人集其道以立身盜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蓋

自欲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有焉則是非聖知仁義而竊之也况其尤大而指諸侯者乎雖軒冕分級有所不厭勸禁凡此皆維真為聖之過而後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與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精註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至人當作至知無疑傳者誤耳  
集註 肥裂也靡爛之江中魯酒薄而耶鄰圖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原酒易魯薄酒奏之楚主以趙酒薄圍那鄭

聖道未必害而盜取用之遠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故曰以下又承上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道未始不藉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與齒不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稱而魯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宜主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主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自唇齒魯趙之事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偏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拏擊聖人終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拏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象端也故川竭則谷日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效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反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也蓋盜厭世偽之憤辭一法立一奸生斗衡權衡符釜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

覺故竊鈎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  
大都則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淨而覺之  
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  
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  
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所謂五伯假  
之是也以其父假而不歸故莊子族之而名曰  
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夫  
太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個人逐于得國  
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印鉞  
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竊而不能禁其  
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不  
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  
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  
淨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死  
盜略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淨而謀  
其非矣夫抵聖人之法唯聖人周之則可本不  
可以明示天下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矣故  
曰國之利龜不可假入聖人者天下之利龜也

○故絕一節

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  
止賤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  
除奢詐之所願則無以行其奸  
巧小平者乃太平之所用也  
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我而無有  
失之實矣夫声色離瞻有耳目  
者之所貴也受在有所分而以所  
貴利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  
所貴委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  
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蹄躡之阻  
而布網罟不來之於工匠則  
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  
所用各有異則若巧而拙矣故  
善用人者使能者方者方能圓  
者為圓各任其所歸人安其性  
不責方民以工備之巧故聚技

悲所以明  
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樞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拮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  
燦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以不稱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  
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  
棄而妙匠之指可揮也夫其亂  
群之率則天下各從其赴而同  
於玄德也彼曾史離曠揚墨工  
德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罹而  
放之救之則失我失彼則  
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者  
視不過於所見故衆自無不  
明不過於所聞故衆自無不  
事不過於所知故衆技無不  
知不過於所行故群性无不  
德不遠於所得故羣德无不  
實用立所不遠於性分之表使  
天下套軌而不能首反耶

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曠工僂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林慮齋云〕禮玉毀珠焚符破壘剖斗析衡皆是  
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  
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  
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

斗析衡焚符破壘之事說議之其實即老子不  
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  
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  
字耶權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制  
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  
曠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  
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  
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証之亦  
是文之妙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

曰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  
滅典籍棄教也。不以生干心  
而已。摻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  
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  
破室非燒而廢之也。以信示之  
則民朴鄙而符玺非所待也。搢  
手抗衡非梟拮拮之也。以平  
反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  
然後民德其性命之情而於  
論議矣。塞師曠耳。歆及喙也。我  
反所則天下舍其馳騁。禹米且  
歆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  
明。權工儻之指。天下始有其巧  
削。曾史之行。鉅稱墨之口。天下  
之德始玄向。則在我棄知絕巧  
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  
淪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  
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

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  
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鍊不散消也。不  
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  
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儻離朱並言。亦以示抑  
天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  
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  
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  
句  
盡結得有力。是莊子文法最妙處。陸方壺云  
此為天下過  
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  
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以段分明。是若子疏註

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  
擊聖人。縱舍盜賊。殲殘法度者。  
豈可直之微言乎。

摻與擲同。投棄之也。擲  
也。燭。火光消也。散也。

○子獨節

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若  
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  
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  
而歸咎于上之好。知好者以  
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  
長短相形。而天下且益多事矣。

彈殘。盡去也。盡去聖法。則民返於秦朴。故始可  
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拘拘之士道。  
之。若讀退之原道。說者以書正火。無幾矣。以卡  
又承上文。彈殘聖法之意。而論之。擲亂者。擲  
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鍊絕謂焚而棄之也。  
擲折其指也。工儻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  
不鍊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所是  
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字皆役心于外。  
以立其德。遺足以燭亂天下。論註云。火光銷也。  
法之所無用。法。送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  
人正法無用。  
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以下備言好知之生也夫八與萬物群然並存于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私心生而私事起私事起而机禍深於是乎琴罽笄置泉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于水獸亂于塗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與簧鼓入心方之方琴罽笄其禍尤慘天下之亂孰是之由其罪皆坐于好知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己之自以為是者也

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仲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己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每天下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蓋言其禍遂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端爽之虫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乃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外可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簡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于春秋戰國何等氣象以老安得不得今而思古也未復能以語結之舍夫種人怨笑之民而悅夫役役御人之伎釋夫恬淡

落且果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倍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非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端爽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澹無為

无無之治尚夫噶之葺復之意  
不知從人噶為求治天下而天  
下已亂矣

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亂音亂 亂音亂

苟音苟 創音峭 置音嗟  
罌音浮 與音軟 噶音諄

**林慮齋云**十二個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

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  
劫也雖若太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  
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  
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  
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園自無

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  
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  
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  
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埽無  
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亦穴也其後  
一壁以鋤斧擊之鞳鞳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  
必是銅鉄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  
載閨之上無聞焉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  
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也其食而下又是山無誤



遂處抽釋出來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  
 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  
 齊稷下與蘓張之後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倍  
 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  
 無道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机變變詐也削  
 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  
 亦有之置罟亦經也知誑以智而相詐也漸毒  
 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頏頡頏也滑汨亂也解垢  
 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  
 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  
 也故其食美服樂倍安居民至  
 老必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  
 其所不善惡亦不善也其知非  
 其所已善美亦善也復乎無為  
 則雖美亦善亦非性命之情也  
 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人  
 之民其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後  
 後之悔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  
 我也似子則嗚呼之意此皆尚  
 賢好知之遇由有知而後有聖  
 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本  
 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  
 以去知為言

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魯史  
 與斗斛權衡並說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  
 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不知者務外求異  
 者也已知者曉變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  
 善在人者也己善在我者也即齊物論所謂是  
 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但知其他人之非而不知  
 己之所是者亦非也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  
 寒暑四時微而至於惴栗宵翹之物皆失其自  
 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

陳傳白多事生之響多言德之賊役人多事者也嗔人多言者也

沈註知詐漸毒頓清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自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頓相離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頓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論知下一句論辨喘矣動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下也此嘆息一句而結之也喘矣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蟻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也種種殺實之貌後後務外作為之貌嗔嗔躡躡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三代以下是已嗔嗔後後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嗔嗔字結便與前篇素朴而民性得矣處同道遙遊曰湯之間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橈軸也

陸方虛云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以常其當

馬註羸暴也負也免網曰羸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鳥罟為羅九苦為罟罟亦作罟翻車也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喘亦作喘喘矣無足蟲也肖翹翹飛之屬蚩之淳厚也役之有為人

故電美若思夫後靡則無時憊矣不謂在來無求之至也羸糧越賈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佚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寇避之逾巧則雖禽獸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于人乎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知無效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守其分也善其所善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掃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志其知哉嗔嗔以已誨人也



